

2021年8月2日 星期一 主编 杨莉 责编 叶红 版式 吕燕 校对 廖焱炜

师说

祁和晖：游三峡对照古诗词 那里“有最正宗的山水乡愁”

00

2021年4月，草堂书院揭幕仪式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一届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开幕。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多家书院的专家学者近200人齐聚一堂，共传诗圣薪火。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担任草堂书院名誉院长，通过视频发来了祝福。

一场阵雨过后，乍暖还寒，参会学者祁和晖身着一袭长袍，被与会同行点赞“很乖”。她笑着说，“你们觉得乖就乖。”现在不少年轻人喜欢穿汉服。作为汉唐文学的资深研究者，祁和晖认为这是自然的现象，“一个民族常常会怀念自己传统的衣食住行。而且，汉服的形式，的确比较适合中国人。以领口和裙带为例，汉服是和中国人的身材、脸型甚至头发的颜色相称的。而且，穿汉服跟现代性也并不矛盾。”



祁和晖与谭继和。



祁和晖



自称「80后」我还很年轻，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作为女性，祁和晖对装扮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人在年轻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借用外物，在脸上涂很多，这样会把自己的青春之势压下去。可可爱爱，清清爽爽，多好啊。青春不再的年纪，再用化妆品也不迟啊。”所以，杜甫写虢国夫人有这样的诗句：“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深得她心。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贤媛》云：“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在中国古人眼里，清心玉映是女子从心灵到外表要达到的境界高地。年少时的祁和晖，聪慧活泼，犹如朝阳般清新。如今几十年的学识润泽和岁月沉淀，时间带来的增分项，让祁和晖已是儒雅稳重的资深人文学者。难能可贵的是，跟她近距离交流一番，纯真、爽快、清新等特质依然明晰可感。虽然已年逾八旬，但祁和晖笑言，自己只是一个“80后”，“我觉得我还很年轻，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和研究。”

祁和晖自幼喜爱文学。1956年，未满17岁的祁和晖考进西南师院。她的成绩一向拔尖，考试发挥也不错，一心想读北大。当拿到西南师院的通知书时，她还有点失落。但是一进校园，她就被校园的美所吸引，失落感马上就消失了。“西师整个校园就是一座美丽的花园。花朵四时轮番开放，一年四季，花开都没断档过。当时校园里有一个葡萄园，一到端午，同学们争相去园中吟诵屈原的诗。当时学校有图书馆，每个系还配有专门的资料室。校图书馆报刊室24小时通宵不关门。我们的宿舍区也非常美，根据附近的果树名，起名杏园、桃园、梅园、李园……”在这里，祁和晖尽情汲取着人文精神的营养，徜徉在知识和文学的世界里。尤其是中国传统诗词，尤为让她沉醉，“古人身上那些闪光的东西，润泽着我们的心灵。”

当「女徐霞客」旅途中感悟「中国诗词都是活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祁和晖乐此不疲的事情。她热爱旅行，立志当一名“女徐霞客”。从中学时代开始，不管是求学还是外出，她都很喜欢坐轮船，走长江，赏三峡。从宜宾到泸州，从泸州到重庆，从重庆到江苏镇江，这几节水路她都坐通了。尤其是路过三峡时，她还会特意用早有预备、随身带着的高倍望远镜向两边望，非常痴迷。

郦道元在《水经注·三峡》中写道“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站立在轮船上的祁和晖，深刻认识到，“诗词都是活的、立体的。在我看来，中国古代诗歌里，有最正宗的美丽的山水乡愁。”

有一次，在长江上，她望见有一个农家，不仅陷入了遐想：假如峡江两岸最窄的地方，有男女对望产生了感情，该怎么办呀。“简直可以写成一部小说。”还有一次，当时60多岁的祁和晖，特别从巫山县出发，在三峡江滩上看神女峰，“跟在水上看到的景象，不一样。很有意思。”说起她对三峡的爱，祁和晖的夫君谭继和回想起来，上世纪60年代，他在北京工作，祁和晖去探亲，“她特别走的水路。坐船先到武汉，然后上岸坐火车到北京。其实陆地上买车票，单位是报

销的。她非要走水路，就是为了看三峡。报销不了就自己出路费。”

其实除了杜甫，祁和晖对卓文君、武则天、薛涛、王昭君以及螺祖文化也都有精深的研究。说起临邛（今邛崃）才女卓文君，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她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但祁和晖总是忍不住想要为她“正名”。

“仅仅把卓文君当作‘美女’‘佳人’看待是错误的。卓文君留名青史的原因，并不是她和司马相如的风流韵事，而是她协助丈夫司马相如成功打通成都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所以，司马迁才会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给她记上一笔。”在她看来，《史记》记载人物众多，只有卓文君因是才识卓异、有功国家社会的民间女子而被写入《史记》。自卓文君开始，巴蜀形成了独特的才女文化，值得进一步研究总结。

喜欢给学生上课「年轻人纯洁的心让我的生命得以恢复」

祁和晖喜爱杜甫、喜读杜诗，她的《杜甫“诗圣”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新探》《诗圣诗史论》《石本杜诗考述》及历次杜甫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等有关杜诗论文，都是杜甫研究学界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她还研究司马相如、大禹、扬雄、李白、陈子昂、武则天、苏轼、陆游、杨升庵、张问陶、郭沫若等人，发表论文几十篇，也多属于开拓性论述，创见多多。比如《武则天陵“无字碑”解读》《欧阳修喻苏洵文为荀子文问题》《解读完整的苏轼不能只重辞章》等。

据谭继和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遂宁当地邀请包括他和祁和晖在内的学者去张问陶家乡开会，研究这位当时很少被研究界关注到的清代大才子。关于古代诗歌理论，有“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四大理论派别。于“性灵说”，人们一般只提袁枚，却不提同样对此理论有很大贡献的张问陶。学者们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写了不少论文，要为张问陶正名“翻案”。也正是这次开会和大家发表的论文，确定了张问陶在研究界的地位。

在不少研究主题上有创见，但祁和晖很少出书，“有不少出书邀请，我都拒绝了。我觉得，有新鲜的观点就用论文表达出来。又快又好。如果出书，就难免要弄一些资料，比较麻烦。”她依然是那个拥有少年气质的女生，纯真简单，热爱知识本身，年逾八旬，依然保持本色。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民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教学，她喜欢给学生上课，“看到年轻人单纯而富有朝气的面孔，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学生们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我讲课，学生们跟着我讲课的思路，完全沉醉于课堂的内容中。当我讲到唐朝盛世时，学生们满是自豪和雄心，跃跃而起，当我讲到宋朝国力不强时，学生们激动不已，握紧拳头，愤恨不平。年轻人纯洁的心让我的生命得以恢复。”回忆起往事，祁和晖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言语间全是满满的幸福。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陈颖



年逾八旬的祁和晖依然纯真、爽快、清新。